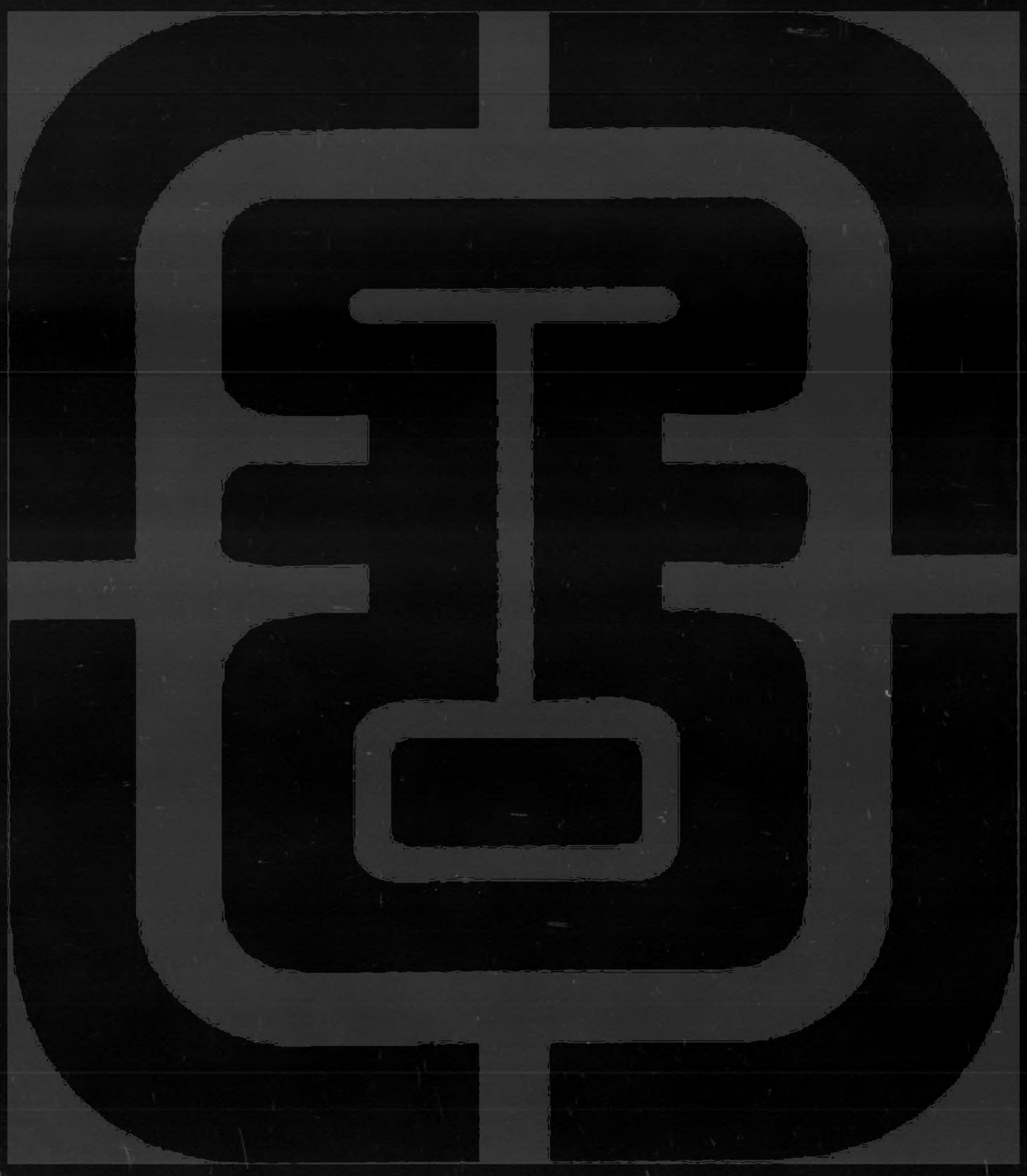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昬迷整旅奮伐海内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輙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以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

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牢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

皇仁聖攘郄醜類期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
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
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
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
國朝盛衰垂無彊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
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
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

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强又徵諸道戎兵每歲
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
夷猶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
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盍緣馬喪兵疲務
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
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
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
振武誘殺群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

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
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
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
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
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
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
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
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

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事蓋爲此也當勝而
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
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
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
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
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
之崇義李希烈叛惟岳戮朱滔矍然則往歲之
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

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

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

罄陳狂愚無所諱避因歌以中主不行之事有
虞於聖朝也惟陛下執參之過防之且今之關
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
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蓋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
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
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
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

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
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
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
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
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
輙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
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
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黜
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

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
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
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邸勤
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摧酒
抽貫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
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
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
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勢無易於

此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
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
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
乏使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
思酬奬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
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
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

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
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
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
首牽裾斷軼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
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
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
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
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
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
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
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
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
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
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
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
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

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蔬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

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

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搥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能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

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

聲勢相援于將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
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
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
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
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
竟不交鋒量吾六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

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
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
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
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
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
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
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
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

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誡往事明著又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

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
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
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
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武俊蓄種有勇無
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
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惑內外防
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
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

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
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
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
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
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
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
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
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

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遍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緩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

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

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

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
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
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
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
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
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
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
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
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

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克乃令促限促
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
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
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
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
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
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

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溥責將家以出兵凡
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
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
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
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
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
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
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
求轉繁庶類恐懼輿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

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
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
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怨於人而疑似之
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之際未
必然也寡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
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
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
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

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兒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命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

者保甘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

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

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勑慎也今主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

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
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
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録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
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
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
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

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
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禀英資
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
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荏苒逋誅涇
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
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
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
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
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

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録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内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

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

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冤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斬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勝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

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

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矣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愚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間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
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
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
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
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探物以意宣意以
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
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
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
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
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
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
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

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怠傲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明可不明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代興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

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大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
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伴日月英畧施於百勝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
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
恒以危亾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
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
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
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培壅亂
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
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
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
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
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
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
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
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

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閹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

爲奉職法吏以識直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
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打竊國之勢內寵
擅廻天之譴禍機熾然餘燄滋甚舉天下如居
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
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
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
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
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
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
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
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
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
限三人奏事亦宣論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
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
且不深忤情雖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
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情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

威照臨以嚴法制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
驚疑而阻命逃死之間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
罪之態生君臣意[illegible]情隔君務致理而下
防誅夷臣將納忠又[illegible]厲嚴讁故曆誠不布於
群物物情不達於曆[illegible]於往年曾任御史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崇遂高居未嘗降旨臨
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
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
延宰輔既殊帥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
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
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
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
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

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
之所由則何以乎聖懷彰今聞新遠邇之聽歸
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
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
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
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